

钦氏家乘

(卷十)

欽氏宗譜卷之十

贈言

明

虹江翁六十壽序

夫君子有負大才蓄大志足以大有爲於天下而竟不終其所爲翛然而遠舉者必有大不平於時者也余同年虹江欽公少有才名性穎敏疆記下筆數千言輒就弱冠游膠庠時卽以其鄉先哲文正匏菴之功業文章自期許不屑意於世所爲齷齪尋常者旣而游胄監發科舉進士自

贈言

致陸堂

分天下事無一不可爲者亦無一不經理區畫其間上而廟堂之道揆下而百司之劇務秩秩皆有條緒可見之施爲而其精神力量又足以運用之而有餘與人言人亦咸信其果足以有爲也初授水部主政出理沽渠啟閉以時地方無警行者便焉旋擢虞衡副郎都水正郎職務並舉聲績益茂然此雖略見芒穎亦爲之兆焉耳邇與當道者不合遂外補廣東高州守嘆曰此賈傅長沙之行也吾知其所以召此矣吾行何之哉竟掛冠歸夫其才足以有爲志又欲以有爲而一有不得爲而遂去何耶其自負大者

必寡合於人其自期遠者必鮮效於世其自樹卓然強毅者必不能姍姍渙忽以苟容於時以昂昂千里之駒而肯戀戀中之粟而下首鹽車哉雖然吳中有三高者皆其鄉之肥遯者也或托迹江湖或因時起興或放浪烟霞之外皆以運邁屯否道尙艱貞不得已而然耳今則明主側席英賢彙征豈潔身退處時耶是則三高引身遠去於不得不去之時吾公急流勇退於尙可以進之日較之三高尤有難焉者可不謂賢歟今年躋六袞八月十有一日乃初度之辰其子太學生止信以應秋試寓京師思其父之紅

顏白髮賀客滿堂而不得戲綵於膝下也因造予欲乞一言以遠慰其父予曰乃翁其高尚哉予以謗才耳形禁畧日承望主上德意而懼不能稱焦肺腑憊筋骨而不得以少頃息五十而衰矣若翁者抱文正匏菴之才志而懷賈傅之悲遂自比於三高以隱洲前蓬底明月蘆花焉往而非適志之地哉夫遊方外者機事忘也薄鍾鼎者天弢解也齊得喪一窮達者忘物累蹈真境也道之總也可以全年矣矧吾子之才足以繼翁之志則廟堂事業行將託之子矣頽然於林下而優游百年以老吾知翁之遂其志矣

夫

賜進士及第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年弟蘭谿唐汝楫

撰

虹江翁六十壽序

名徽

吾郡城多士大夫而練達精能用世可大表望者虹江君一人而已君早歲游庠序間試藝輒冠諸生首聲稱籍起意科第卽俯地拾芥竟踰壯幾四十中北畿鄉試又數年舉庚戌進士爲工部都水主事是時與余同官於朝余觀君行事間嘗欵接論議咸精當券合時務余爲虹江君必遲暮而發者天將以厚其蓄老其材爲國家棟隆任也殆造物者有深意歟不然以君之高才能文章何晚成至此也旣奉命往沛監沽頭閘事沽頭重鎮故無城垣君至畫

次氏宗譜

卷下

虹江六十壽序

敬謹

計度工緣河壩高厓樹築功訖土著者胥頌曰吾民其保障乎徐以下河流東南餉道咽喉也淤塞頗久滋患當路者憂焉會僉議曰可浚已圖戮力爲一勞計君於是夙夜祗勤贊理務底厥績事竣還天子嘉有功晉秩署郎未幾以言忤秉鈞者衆口鑠金三至投杼遂出爲廣東高州守適丁考艱歸而君隨請告家居矣夫以君之洪才蘊宜夙發奈何發之遲遲才益練蘊益精宜峻顯乃今位不究其蘊業不滿其才未大快人意者余疑之復甚惜之一日君仲子國子生止信謁余曰家君去歲辛酉年六十信以事羈不遑還造膝前爲壽耿耿未敢忘茲還有日矣敢請一言以歸壽少謝不孝之私余聞之適知君六十壽矣向之疑而惜者又爲君慶之矣蓋曾秩壽祉皆造物之所靳而盈縮成虧於其間恒若有意焉者以君才抱精練也

虹江翁壽序

高州太守致仕欽君與余嘗同試建康嘉靖十九年君爲順天府貢士而余貢應天是時吾郡士登南榜者二十七人而北榜惟君一人報至遂爲二十八人一時以二十八宿擬之故事兩京同歲薦者亦爲同年而君登嘉靖二十九年進士選爲都水主事三十二年分司監船牘余自京師下第過之懽然有故人之情其後君遷虞衡郎及出守高州致仕家居余家去郡城一舍而近然余少入城京遂隔絕不相知以爲君猶在高州也四十年余在京師君之

予止信懋孚方遊太學數過余云是歲君年屆六旬求朝
貴詩文爲大卷將歸爲壽請余序之余許之而未果今年
余方試南宮懋孚來過爲言夢予登第已而予果得第夫
以一第不足爲重而懋孚別三年矣非其意之所及又前
歲不夢而夢今歲人之出處非偶然者亦豈以君同年之
情感於夢寐者如此會懋孚復以前序爲請夫君之子漸
予第於夢寐之間而予漸爲壽君於詞章之末以爲非人
情因遂書之而嘆君之徜徉自恣於世外而嘆予之馳騖
而不知止也

嘉靖四十四年八月朔工部都水清吏司觀政進士京兆

歸有光撰

虹江翁壽序

嘗觀國家時當極治其氣之冲融和粹者往往鍾於人而懷瑜握瑾之士又能自全其性故多以壽稱云是以其進也雲蒸龍變其退也川停海涵卽其所以不朽於天地者歟而歸之於無有老子曰知我希者則我貴噫茲老子之所以爲壽歟虹江欽先生少負才望以文章薦吳中其文辭振古今綜六藝咸臻其妙任官水部分治三汴多行所無事不與水爭利而能順水之性嗣以抗直不阿謫守嶺南之高州先生不矯矯以求世之知遂致仕以歸歸則閉

門讀書間與一二素心者道今昔之慨興適則載酒賦詩
仰天而歌嗚嗚蓋以其治水與民者歛而自全其性故承
顏接詞者莫不欽慕乎先生而先生不自有也其養乎其
氣而完乎其天者蓋久而深矣況天子有道太和在宇內
先生得詩詠以隆著艾之福則先生之壽烏可以年數計
哉先生今六十懸弧在仲秋之辰乃仲子游學京師不獲
稱觴而雅與仲子交者咸宣之聲詩命小子附一言於末
簡先生與家大人舉庚戌進士在同榜中最厚今家大人
且歸田亦六十乃今誦先生壽令鄙心有私感焉他日過

吳門訪先生於精舍當以余言質之

嘉靖歲次乙丑秋七夕

賜進士第觀天官尙書省政郢中

年姪陳文燭頓首拜撰

贈欽端陽序

端陽欽君蘭臺先生之叔子虹江太守之文孫也生居貴
介總角如成人承其祖父遺訓持身謹恪無執袴膏梁之
習少讀書留心經世之學然性恬淡雅不以仕進爲榮故
早棄舉子業而屑屑於治生自君生五歲而虹江公捐館
舍清卿家世圖書卷軸之外本無所遺加以經營變宅食
指日蕃家業中落里居狹隘幾無以自容君聞政夫人無
錫東亭華氏也華本宦族而貴雄一鄉君以存問嫺戚往
來九峯二泉之間愛其風土思卜居其中顧久不得當後

乃相宅於鴻山之陽山川清淑風俗醇厚遂定居焉行有
日矣乃遍告其宗族故人以余通家世好相知之深也乞
一言爲導余惟仁者不輕去其鄉智者必擇里而處其用
心固各有當也况盈盈一水相去不百里而遙遇歲時伏
臘春秋展省于以會宗族而聯姻黨者可朝發夕至無虞
曠隔也乎君行矣梅里舊墟固泰伯端委而治所以開勾
吳也挹三讓之高風綿詩書之遺澤與其邦人賢士大夫
交繼繼繩繩將以高駟馬之門大祖父之業者正未有艾
豈第如梁伯鸞寄居廡下稱高隱于奕世而已哉是爲序

通家世弟陳鑒拜手

欽汝任小傳

汝任欽君名正陽高州太守虹江公之孫太學蘭臺之季子也欽氏得姓南渡與長洲尤氏俱爲吳門鼎族自其祖虹江公以進士起家官水部出守高州世澤詩書家敦儒素蘭臺承其家學教諸子甚嚴故汝任自少至壯絕無世俗執袴之習當是時汝任仲兄叔陽方弱冠入邑庠以詩古文詞得盛名于公卿間才氣橫溢不下于世汝任乃卑以自牧恂恂如鄙人然窺其旨趣有淵然未可量者叔度汪洋如千頃之波渥之不涸涸之不濁毋乃類是歟中年

偕其兄端陽徙居梅里繼以所居偏仄旋移陡山之陽門
庭閒然日手一編自課其子出則與田夫野老課晴雨話
桑麻其容粹然其言藹然見者不知爲貴介子也娶于顧
鹿車對挽有桓少君之風顧孺人爲端文公族姊妹行汝
任往來戚黨與聞端文公之緒論乃慨然有志于性命之
學益刻苦勵行不以境遇介其意余嘗侍端文坐隅接其
罄欬退然自下若深悔其聞道之晚未幾而淹然沒世阮
傷老成之遽謝又恐不知汝任者視爲一鄉之善士未悉
其有志而未逮也故特表而傳之

侍生高肇升拜撰

贈欽君慶德序

水東欽君慶德者酒人也。有田十畝，歲種秫，釀酒數十石，率以爲常。以是得豪於飲，七輒醉，既醉或口誦唐人絕句，或曼聲作無腔之曲，灑然自得也。一日痛飲大醉，有客自外來，君夷然不爲禮。其妻曰：「是富貴人也，而以酒輕之，而且禍於酒矣。」君瞠目視之，曰：「吾飲吾酒，何與富貴人事耶？」且吾觀世之所謂富貴人者，侍祖父之氣焰，逞一時之熏灼，欺貧苦，剝善良，曾不能以一瞬而謂而翁低首下心乎？乃擊缶而歌，歌曰：「水之東有醉翁，不慕榮利，不問窮通，竹

欽氏宗譜

卷下

贈慶德序

欽氏宗譜

林七賢吾誰適從歌畢復飲頽然高臥不知有人且不知
有已也君好飲又好棋棋非上品而特好之客勝則賀以
一觥負則罰以一觥客或不能飲則已往往代醺之而君
內行醇備痛父母之早逝事兄益恭謹無間言君殆隱於
酒者乎謂君爲酒人余且淺之乎視君矣

嘉慶歲次己巳菊月

孟咸順頓首拜撰

祝欽母華孺人六十壽文

謝苑風和共看斑衣映彩梁溪日麗遙聞青鳥傳聲則有
梅里名家派分西域鵝湖淑儷系譜南齊往者相莊禮法
應輝於彤管今焉介祉音徽益燦於房幃設悅懸五嶽之
圖稱觴集三洲之客瞻言德里竊喜萱榮略抒紀實之詞
用罄引年之意惟欽母華太孺人乃文翁先生之德配也
淑慎秉姿端嚴毓秀方其待字素習禮而明詩洎乎初笄
工吟椒而咏絮咸欽令質定匹眞儒爰賦于歸遂能作室
富而彌儉屏服飾之鮮妍安不忘勞問蠶鹽之瑣屑善奉

尊嫜色笑甘旨虔供率從姊姒雅和後先式好人言婦職
鮮此姁修我識壺儀尤多雅範相期偕隱溯冀缺以匪遙
罔繫浮名笑杜羔之甚陋允宜高尙助成逸老之蹤旋睹
芳規克勵佳兒之學以故鴻鸞諸子無非照乘明珠鵲立
文孫悉是豐年美玉階植忘憂之草藹七承顏案浮長樂
之樽依依養志茲者庚星夜朗午日初長適逢花甲之初
過欣攸璇閨而介壽曾城桃熟華井蓬開雲迎芝蓋以俱
來銜書西極露浥瓊膏而並降敝宴瑤池欣茲瑞溢高闈
收避音同下里識嗣君於讓皇山畔久心傾四德之風祝
壽母於婺宿芒中請迭進九如之什

誥授奉直大夫戶部廣東員外郎前甘肅靈州知州事

年家眷侍生楊芳燦拜撰